

第三集
蕭逸著



紅
綫
女
杰



红 线 女 杰

萧 逸 著

(三)

山 东 友 谊 书 社

红线女杰（一、二 三）

萧 逸 著

•
山东友谊书社出版发行

（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）

山东蓬莱县印刷厂印刷

•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30.75印张 664千字

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,000

ISBN7—80551—107—1/I·21

定价：8.20元

三 ○

他的人随着这一挥剑之际，弹腿上拔，冲天而起，拔起三丈有余。但见人剑一体，夹带着寒芒，倏又凌空一个折身，转化为“寒风扫落叶”，一掠而下，只听得一阵丝丝之声，黑影乱飞。

田无水一口气将泄，只见他一收双腿，一展双臂，轻灵一式“寒鸦赴水”，落地无声，又回到原来的地方。

待他留神一看，只见满地断落一遍破网，方才那一阵嗖嗖劲射，是从四面八方射出来一面大网，要将田无水活活困在网里！

乔老头坐在草堂从容地说道：“田大侠果然身手了得，人的功力高，手中的宝剑也是不同凡物！是天蚕丝搓成的线，编织而成的，你能破网脱困，果然是位高人！”

他说着又笑笑说道：“不过，这只是牛刀小试，田大侠，只要你前进，你就准备接受考验！”

田无水不说话，只稍作停顿之后，再度迈开步伐，继续前进。

再走了十来步，已经快接近草堂门口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

田无水心里知道：“这种没有任何动静，决不是好事！我要更提高警觉。”

他此去每走一步，都要准备迎接四周来的不意袭击。眼看着他已经踏进草堂外大门，可是他的右脚刚一迈进，只听见“刷”地一声，眼前寒光一闪，咔嚓一声震动，一付巨大

的闸刀，闪电落下。

田无水心里早有准备，这一路都没有动静，这道大门绝非轻易可过。

他的脚只是一种试探。

果然，一触即发，巨大的闸刀，可以将人劈成两半。

隔着闸刀，乔老头的眼神隔着薄纱都可以感觉得到，只见他一仰面哈哈笑道：“不错！武功好，而且反应机灵，不愧是高手！不过，饶你如何厉害，你还是难逃厄运！”

他的话刚一落音，田无水忽然觉得脚下一个滑动，他大惊及时弹起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

他踏上了最可怕的滚板，两片滚板一滚开，田无水身子下落，掉了下去。

滚板倏地又闪电合上，只听得乔老头十分得意的笑声在外面飘荡：“田大侠，对不起！委曲你了！我老人家心肠还是好的，现在我还要告诉你，洞下面有毒蛇，你要小心应付，还可以多活一会，否则，只好说声对不起了。”

他的声音杳然了。

田无水一落进地洞，第一个反应，便是手中宝剑一插，横插用力，似乎是插进了土壁，而且插得很深。

这一插之下，将田无水下落的身形，硬生阻住。

田无水反应极快，就在这一顿之际，反手左手一抓，也抓到了土壁，他的五指用劲，身子便在空中贴住了土壁，暂时停在那里。

地洞里一阵阵腥气扑鼻，又听到水里有不停打水作响的声音。

不用说地洞里有水，水深想必可以淹死人；地洞里有毒

蛇，咬上一口更难活命。

田无水稳下身形之后，他暗自告诉自己：“千万不要慌张，沉着应变，设法突出险境。记住一句话：我死不足惜，害了上官如雪，死也难瞑目！”

就这样有一股力量在坚持着他，使他没有气馁。

也开始试着将自己的重量，移到右手的宝剑之上，腾开左手向上疾伸，五指如钩，深深抓住土壁，并且在试试抓稳之后，霍然将身子一偏，利用身体移动的力量，拔出宝剑。就在这同时，一吸丹田真气，右手上伸，将宝剑再度插入土壁之中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的双足一迎土壁，人虽在贴壁半悬空，却因此一窜而起，他的左手同时上探一抬，“砰”地一声，碰到了地洞的顶盖。

田无水差一点失足而落，直坠洞底，幸好他的宝剑还没有拔掉，整个人的重量，都吊在宝剑之上。

一时土块碎石，纷纷下落，险象丛生。

田无水几乎失去了冲出去的勇气与信心。

地洞的顶盖是用滚板合成的，自然是扣在机钮之上，凭着田无水半悬在空中，无处用力的情形来看，要想冲出去是十分困难的了。

地洞漆黑一片，地洞底下，深水和毒蛇在等待着，面临着如此的危险，只要一旦失去信心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

田无水此刻心里重复地只在想着一件事：“我要出去救上官如雪！我一定要出去！”

他再度用双手、双足，贴着地壁，慢慢向上移动。

田无水当年也学过壁虎功，不过他认为贴壁游身，是一

件费时太多，用途不广的武功，不曾下得苦功去练，如今真
有悔不当初之感。

他慢慢地又爬升到了顶盖，用手推一推，纹风不动，最
要紧的是使不上劲，否则，利用他锋利的宝剑，一定可以劈
开滚板。

这时候，田无水真有一筹莫展的苦楚！

突然，滚板有了动静。

滚板缓缓地向两边移动，移动……

一直移开一条大缝，灯光从远处照来，顶上居然看到了
星星眨眼。

田无水那里会错过这个机会，双手双足一使劲，人从地
洞里直窜而出。

出得洞来，落地一个翻身，宝剑迎面一挡，护睛、护
喉，留神看去，只见前面不远站着一个人。

田无水正要扑过去，只见那人抱拳说道：“田爷受惊了！”

田无水一怔，但是，他立即认出是不久以前，在树林和
他相遇的人。不禁脱口说道：“原来是你！”

他四周扫了一眼，立即抱拳改口说道：“多亏兄台施以
援手，要不然只怕在下要沉尸洞底了。”

那人说道：“田爷是高人，是英雄，没有留心别人的阴
谋诡计，所以容易上当。”

田无水拱拱手说道：“惭愧！惭愧！”

那人说道：“田爷，你要救上官姑娘，现在是最好的机
会。你看左手房间悬挂着珠帘的，就叫做风月宫。上官姑娘
就是被困在里面。”

田无水紧张地问道：“乔老头呢？他的人在里面吗？”

那人摇头说道：“没有！他现在另一间密室练功？”

田无水不觉说道：“他也练功吗？”

那人说道：“这是他每天必练的功课，据他自己说，他已经九十多岁，可是每晚必定要一个女人陪宿，精力不逊少年，就由于他每天不辍地练功！”

田无水脱口骂道：“无耻之尤！”

那人说道：“方才他将田爷陷落蛇窟之后，正好我赶回来，他拿去那封假的回书，要我守住蛇窟，他自己高高兴兴练功去了。他准备练过功夫之后，再拿假信去逼上官姑娘履约！”

田无水立即无名火起，问道：“老贼现在何处？”

那人说道：“田爷，先救出上官姑娘要紧！因为风月宫另有地道可以直达，万一迟了就要遗恨千古了！”

田无水抱剑一躬，说道：“多谢兄台提醒。”

那人慌忙闪身说道：“田爷不敢当！不过我可以告诉田爷放心的，这草堂之内，只有风月宫房门有一道机关，那排劲弓弩箭，误踏机钮，至少有二十支弩箭劲射而出。……”

田无水说道：“这个无妨！只要我有了警觉，任凭他有多少支弩箭，都伤害不了我的。多谢兄台相告！”

那人说道：“好让田爷知道，这道门的机关，已经被我控制住了，田爷尽管进去。”

田无水上前握住那人的手，诚恳地说道：“兄台，你的尊姓大名还没有请教！”那人微笑说道：“田爷请去救人要紧，这些小事不足挂齿！请吧！”

田无水紧着他的手，摇撼了几下，心里真有无数的感慨：常言道是十步之内，必有芳草。在野人斋这样的地方，一个小人物罢了，居然能有这样明理的人物。

另一方面，当初如果一怒之下杀了这人，自己恐怕就要身在蛇窟之中了。可见得人在江湖，举刀挥剑之际，能够上体一些天和，不要轻易滥杀，总是有好处的！

他松开对方的手，走向右侧的门。

门是垂挂着珠帘，里面是一道紧闭的门。

他回过头来，只见那人对他微微颌首，那道紧闭的门呀然而开。

田无水当时吓了一跳，因为，这座风月宫装满了菱花铜镜。墙壁上有许多灯，过去铜镜的折射，宛如繁星万点，但见一片灯海，景色非常。

在这片灯海之中，有一张床，床上斜坐着上官如雪，愁眉不展，满脸忧伤。

田无水不由地一阵内心抽痛，几乎掉下泪来。

他在门口稍一停顿，复又抽出身来，很快地找到了上官如雪脱下来的外衣，他拿在手里，站在门口叫道：“如雪，听出我的声音吗？是我，无水啊！”

上官如雪意外地浑身一震，立即跳下床来，但是，她立即发现铜镜中的她，不觉脸上热血上涌。她一回身，掩到床的一侧，叫道：“是无水哥吗？你是怎么来的？毒创好了吗？是不是天山雪莲实的神速效果？”

田无水说道：“如雪，这其中一言难尽，现在我只能告诉你，这是一个骗局，你和我都几乎受骗！”

上官如雪急着说道：“是怎么样的骗局呢？……”

田无水说道：“我们见面再谈，现在你把衣服穿好。”

他将衣服丢进来，上官如雪刚刚伸手接住，便很快地穿上，她的人还没有转出床前，田无水已经走进房里来，他对

着上官如雪说道：“如雪，你为我甘冒险，不惜牺牲，使我终生感激，永世难忘……”

上官如雪很快地走过来，她刚走了两步就停了下来。她低着头，轻轻地说道：“无水哥，真高兴看到你一切都好了。”

田无水上前牵着上官如雪的手，认真地说道：“如雪，没有你，我早就完了！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你！”

上官如雪抬起头来说道：“无水哥，你方才不是说这一切都是骗局吗？是不是天山雪莲实根本无效？或者根本就没有送到水吼集？”

田无水拉着上官如雪的手说道：“如雪，我方才已说了，这件事说来话长，我们快回去，慢慢再说。”

上官如雪还没有说话，就听到房里突然有一阵笑声，笑得很得意，笑得很狂。

田无水一拉上官如雪，用自己的身体遮住她，厉声喝道：“乔老头！你出来！”

笑声不断，从房里四周直涌而出。

田无水持剑等待，等到笑声停歇，他才喝道：“乔老头！你已经恶贯满盈，今天是你末日到了。你不要以为可以凭你的机关消息，可以保护你，你休想！”

乔老头嘿嘿地笑道：“田大侠，你居然能够从蛇窟里逃得命来，算你命大！不过，你是命大胆小，不敢说真话。”

田无水喝道：“乔老头！你即刻出来，要不然我放把火把你这草屋烧掉！”

乔老头笑呵呵地说道：“田大侠，请你稍安毋躁！等我把话说完了，自然会出来，人总要真话，是不是！”

田无水气结，骂道：“你……”

上官如雪说道：“无水哥，既然他要说话，就让他说，听他说些什么？”

乔老头笑道：“还是上官如雪姑娘通情理达。”

田无水厉声说道：“那你就快说！只要你能说得有些道理，我可以饶你一死！”

乔老头笑笑说道：“说实在的，田大侠，你没有死，居然还来到了风月山庄，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因为，我根本没有给你送什么天山雪莲实去，你为什么没有毒发而死？”

上官如雪一怔，她一摆田无水的手，站到前面来，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你根本没有送去天山雪莲实？你完全是骗我的？”

乔老头笑嘻嘻地说道：“上官姑娘，你生什么气呢？你又没有吃什么亏！至少到目前为止，你並沒有吃亏。”

上官如雪气得浑身发抖，骂道：“你……你无耻！你可恶！”

乔老头笑笑说道：“我承认你骂得都对！只可惜我没有达到心愿，挨了骂有些心不甘！”

田无水抓住上官如雪的手，怕她激动冲出去吃亏，他一面用自己的身子挡住上官如雪，一方面朗声问道：“乔老头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们跟你无仇无怨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处心积虑地坑我们？”

乔老头说道：“你不要问我为什么，你要问老天为什么要给上官姑娘长得这么美！”

田无水骂道：“混账东西！你死到临头，还要这样说话不正经！”

乔老头说道：“你看！你看！我说的是真话，你又嫌我

不正经。自从在水吼集欧阳的店里，第一眼看到了上官姑娘，就惊为天人！我就在想，如果能够让我一亲芳泽，人生夫复何求！”

田无水骂道：“你真是无耻之徒！”

上官如雪忽然问道：“你说你在欧阳老板店中看到我，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呢？”

姑娘哦了一声继续说道：“怪不得你一直用纱巾遮盖着脸，原来在水吼集我们见过你！你到底是谁？”

乔老头嘿嘿笑道：“到底还是你厉害，你们看看我到底是谁？”

说着话，乔老头突然出现在房里。

说他出现在房里，那是因为房的四周墙壁上，都嵌满菱花铜镜，乔老头如此一出现，房里一下子就出现了几十个面挂纱巾的人。

田无水持剑全神戒备，因为他不知道真正的乔老头是藏身在哪里。

乔老头此时缓缓抬起手来，慢慢扯住面上的纱巾，突然一扯而下。

田无水和上官如雪几乎是同时惊呼出声。

他们断断没有想到，现在铜镜里的人，竟会是水吼集上的名医回春大国手卓于璞。

田无水叫道：“怎么会是你呢？”

卓于璞甩掉手上的纱巾，脸上露着微笑说道：“惊讶是不是？这就跟我一样，当我看到你来到野人斋的时候，我也是一样的惊讶！因为，我断没有想到你会活着而来。”

他眯着眼，仿佛还有些不信的样子。

“因为，在欧阳店里，看起来我是替你疗毒，实际上我在你创口下了最毒的药……”

上官如雪突然抢身出来，戟指着铜镜骂道：“这回我要你不得好死！而且是死定了！”

田无水突然拉住她说道：“如雪，这回倒真是多亏了他！”

上官如雪回头愕然问道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田无水说道：“我中毒之初，敷了恩师的灵药，一时没有见效！你记得吗？师父的药是愈毒愈有效，因此才提前除了我的剧毒。”

上官如雪仍然愤然说道：“虽然如此，我仍然恨不得剥他的皮，抽他的筋。”

田无水安慰着说道：“如雪，我十分了解你的心情，让我们明白了全情再说，让他继续说下去。”

卓于璞说道：“我用天山雪莲实将上官姑娘引到这里，其实，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什么天山雪莲实？从来也没有人见过，正因为没有人见过，只是听到传说，才使得你们相信。”

田无水问道：“你凭什么相信上官姑娘一定会去？”

卓于璞说道：“这回该我骂你混球了，难道你不知道上官姑娘对你的爱，是到了可以替代死亡的地步！”

田无水紧紧地捏住上官如雪的手，他的心里一直在呼喊着：“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！我是要从你嘴里说出来啊！只有从你嘴里说来，我才可以赤裸不保留地献出我真诚的感激！”

卓于璞说道：“就是由于我把握了上官姑娘这种至爱的深情，我不但能判定她一定会到野人斋来，而且她会毫无选择地接受我交换的条件。”

上官如雪骂道：“你真卑鄙！你这个两面人！”

卓于璞笑笑说道：“不错！我是两面人。在水吼集，我是人尊敬的回春大国手，我救活过不少人；在野人斋的风月宫，我是只喜风月的风月老人，我也糟蹋了不少人。其实真正说来，在这个世间上，两面人何止是我卓于璞一个？有多少做奸犯科的人，不是在表面上糊着一层仁义道德呢？”

田无水骂道：“做人不能表里如一，是最可耻的事，卓于璞，你作孽太多，今天无法饶你！”

卓于璞笑笑说道：“等我把话说完，看起来人算不如天算，我一切计划结果功败垂成，到口的天鹅肉，还是没有吃到。田大侠，其实你应该感激我！”

田无水还没有答话，他又接着说道：“如果不是我，你怎么能够知道上官姑娘对你有如此坚贞的感情。如今，上官姑娘是完璧无损，你们依然是一对美满姻缘，你不应该感激我吗？”

田无水说道：“卓于璞，无论你是如何巧言令色，也难洗脱你满身罪孽。现在我愿意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快出来，一把火把这罪恶的野人斋烧个干净，然后我将你送官，让大唐律法替你定罪”。

卓于璞呵呵笑道：“田无水，你太一相情愿了！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能知趣而退，即刻离开，而且不回水吼集，你闯你的江湖，行你的侠，仗你的义；我做我的回春大国手，我们两不相欠！”

田无水说道：“卓于璞，你的罪孽太重！你必须受到惩罚！”

卓于璞冷冷地笑了一声说道：“那就看你有没有能力离

开这座风月宫吧！”

田无水突然一松上官如雪的手，一个腾身起步，右手宝剑，对准着右侧一面铜镜攻去。

快如闪电、雷霆万钧，只听得咔嚓、哗啦，铜镜被宝剑劈碎，随着他左手一翻，疾推而出，掌风凌厉，将碎破的铜镜震飞，铜镜后面是黑漆一片。

卓于璞呵呵大笑说道：“田无水，你的功力的确不错，在身中剧毒之后，仍然有如此表现，说明你是高明。不过，你是空有武功，其奈我何！”

田无水只管施展剑法，一阵闪耀的剑光，一阵破铜烂铁的响声，风月宫的二十几面铜镜，在一刹那间，被田无水破坏得支离破碎。

风月宫的壁灯灭了，一阵阵的风声，从四面八方吹来，在一片漆黑之中，令人有一种恐惧的气氛。

田无水跃回到原地，持剑护住自己，再以自己的身体护住上官如雪。

上官如雪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叫道：“无水哥，我的琵琶！”

上官如雪的想法是正确的，在目前如此敌暗我明的情形之下，刀剑一时倒没有用处。上官如雪的琵琶，是无处不在的。只要能传到声音的地方，就难以躲避琵琶声音的攻击！

田无水凭自己闯进风月宫的记忆，立即一掩身，算准了距离，伸手一捞，摸住床柱，再向下一落，抓住了琵琶，递给上官如雪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一阵嘶嘶作响，来自四面八方，田无水大惊，立即挥动宝剑全力展开剑法，黑影中，毫光顿

起，形成一层剑幕。

风月宫不是一间很大的房子，施展剑术，受到很多限制。再加上田无水还要护住上官如雪，一直担心她不要受到伤害。

心神不能凝聚，剑法上就难免有了破绽。

这嘶嘶之声，不绝于耳，不知道是喷出的毒液，还是射出的牛毛细针。

田无水心里明白：“万一上官如雪挨了一滴，或者是中上了一根，后果就不堪想！”

心里越急，手中的宝剑威力越减弱。

这房里也不知道安排了多少毒液？或者是安排了多少毒针，只是这嘶嘶之声，一直没有止。

田无水正要高叫上官如雪趁早退出到门外去。

忽然，不知从何处飞进来一个红色的火球，落到房里炸成一堆火焰，将风月宫照得通明。

霎时间，那嘶嘶之声归于沉寂。

只见床边有人影闪动，田无水收剑大喝“卓于璞！你还想逃到哪里去！”

他一跃上前，伸手一把抓住。

此刻，从房外也走进来一个人，手执着火把，叫道：“田爷，你受惊了！”

田无水一见立即谢道：“原来又是兄台！屡施援手，感激不尽！”

卓于璞叹了一口气，有些近乎颓丧地说道：“原来是你呀！丁大山！你怎么会……”

这位名叫丁大山的人说道：“我觉得我很对不起你，因